

# 朱希江先生的菏泽情

张存金

清明节即将来临的时候，一位聊城籍老人在菏泽的一家医院里溘然长逝，从容走完了88年的人生旅程。老人走得很平静，很安详，当那双阅尽沧桑的眼睛闭上再也不睁开的时刻，那颗慈善的心也完成了最后一下跳动，纯洁的灵魂即伴随着知时而至的杏花雨，遽归道山，飘升天国。

这位老人就是曾经担任过菏泽地区文联主席、聊城地区文化局长的著名作家、美术家朱希江先生。

朱希江病重告危那会儿，心细的女儿曾委婉地问及父亲，身后安葬何处。自知大限将至的耄耋老人，当时没有回答。隔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，他对着陪伴在侧的一众亲友，郑重地说了两个字：菏泽。谁也无从知道，在这个春雨淅沥的夜晚，面临人生的终点，老人家到底思考了什么。或许，他想到了千年古县高唐，这里有祖辈聚居的老屋，有自己生长的家园。或许，他想到了孔子故里曲阜，这里有求学求知的大学风光，有岁月如歌的蓝色梦想。或许，他想到了江北水城聊城，这里有职业生涯的最后驿站，有退休休闲的夕照晚霞。料定，他想到更多的还应该是牡丹之都菏泽，这里有他放飞梦想的青春年华，有他拼搏奋斗的苦难辉煌，有他喜怒哀乐的人间烟火，有他难以割舍的心念心念。临终之际，他把漂泊无定的身躯和灵魂，连同最后的梦想和牵挂，都托付给了菏泽这片高天厚土，绝非偶然。

生前在此安身立命，死后在此安魂定魄。朱希江先生对菏泽这方热土爱得虔诚，爱得执着，爱得深沉，爱得长久。朱希江心里明白，菏泽这片黄土地上，有太多的东西值得他去爱，他的菏泽情，是终生一世的未了情，生未了，终未了。

朱希江爱的是菏泽的文学事业。作为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高才生，他1959年9月来菏泽工作时，才刚刚24岁，风华正茂，意气风发，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。他扑下身子走向社会，沉入基层。先是在菏泽师专的教坛上小试身手，继而在单县师范的园地里初露锋芒，又在地区文教局教研室的平台上崭露头角，最后稳定在菏泽地区文化局文学创作室主任兼《牡丹》文学编辑部主编的岗位上，一干就是16年。即使担任地区文联主席以后，仍然未曾脱离《牡丹》文学。恰恰是这16年，是他在菏泽文学田园里耕耘云种月的最好季节，也是菏泽文学创作后来居上的最佳时期，更是他创造人生辉煌的高光时刻。

20世纪七十年代初，菏泽文学创作在全省还是洼地，平平如也，不见峰峦，甚至可以说几近荒芜。年及不惑的朱希江，虽然身材瘦削，却个头高大，性格坚强，是条敢啃硬骨头的汉子。他坚信，苍天不负有心人，鲁西南这块肥沃的土地，既然能够长出秀甲天下的牡丹花，也一定能够开出惊艳当世的“文学之花”。

于是，他走出机关，走出办公室，乘坐公交车下县城，骑着自行车跑公社，抬腿两条腿走乡村、进学校、转田间地头，足迹遍及全区下辖的九个县和数百个基层单位。他通过听介绍、座谈、走访、采访等方式，像传教士传经布道一样，在社会青年和学生中，播洒文学的福音，激发文学的自觉。像农艺师选种育种一样，从基层选良择优，发现有潜质的文学人才，对好苗子精心呵护，

刻意栽培。牡丹花开时节，他还专门邀请汪曾祺、邓友梅、林雨、王安友、刘知侠等全国一流作家来菏泽讲课，通过文学大家与文学新人的面对面交流，让本土作者看到外部世界的精彩，练好文学创作的基本功。

有位年轻作者生活经历丰富，想创作长篇小说，但又缺乏信心，他立马给予鼓励指导。由于经验不足，作者第一部长篇完成后没能发表，情绪一落千丈。他找到作者促膝谈心，充分肯定优势，客观分析原因，鼓动作者提振士气，并建议先从短篇小说写起。在他的悉心关照下，这位作者重整旗鼓，踔厉奋发，结果一年连中三元，接连在地属、省属文学刊物发表短篇小说，其中一篇还获得了山东省首届文学奖。菏泽作者拿到省级大奖，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。后来，这位作者没有辜负朱希江这位恩师的厚望，持之以恒，笔耕不辍，相继写出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、散文，并出版了影响较大的长篇小说和散文专著，成了名满齐鲁的一级作家，还荣任了县级领导职务。这位有志青年的成功之路，是菏泽那一代作家的一个缩影，他们的身上，个个都有朱希江的影子。朱希江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，日复一日地在鲁西南文学的荒原上开垦开拓，犁耙耕种。不知有多少年轻人，在他的引领下实现了文学梦。不知有多少被困难和失败击倒的文学青年，在他的扶持下重新站起来，砥砺前行，最终撞开成功的大门。有些看似柔弱的小苗，在他的精心浇灌培育下，长成了亭亭大树。

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菏泽的文学创作已经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逐渐成长起一支阵容强大的作家队伍。几乎每个县都有了一到二名在全地区甚至全省数得着的作家带头人，当时最集中的郓城县就有杨彩云、陈进轩、刘元高、王锡亮、潘永修、魏天作等重量级作家。那个时候，菏泽文学创作百废俱兴，异彩纷呈。各种文体皆备，诗歌、散文、散文诗、剧本、小说都比较兴旺，特别是一向薄弱的小说创作竟成一时之盛，长篇、短篇各有千秋。省级以上刊物发稿接连不断，省级获奖屡见不鲜。菏泽地区文学创作的势头在全省异军突起，后来居上。时过三十多年，文学同仁至今还在称道菏泽文学创作的“朱希江时代”。近年来，菏泽的文学创作与时俱进，新人辈出，持续向好，想必与那个时期奠定的坚实基础密切相关。这应当是朱希江心中一道永远闪光的风景，也是菏泽文学人心中一抹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朱希江爱的是菏泽的《牡丹》文学杂志。在菏泽创办本土的文学刊物，为文学界建自己的阵地，这是朱希江由衷的愿望。在牡丹之乡办文学专刊，他认为有一千条理由应该定名为“牡丹”。当他费尽周折拿回批文以后，刊名让谁题写的问题，一时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还是朱希江深谋远虑，提出了让中国作协副主席、著名作家茅盾题名的建议。他多次进京，通过郓城籍老作家、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岳野的关系，终于求得了茅公的墨宝。茅盾题写的“牡丹”二字典雅秀丽，端庄大方，就像牡丹花一样漂亮。这让菏泽的《牡丹》文学杂志，从一诞生就携带着华贵和吉祥，盛装出台，香冠群芳。茅公题字这段佳话，也成了文学圈常说常新的菏泽故事。

朱希江担纲《牡丹》文学编辑部长达十余年，他把这个文学刊物视为亲生，百般呵护，最注重的就是编辑队伍建设与文学精品打造。除了选用有经验的编辑人员之外，又陆续从山东大学这样的名校挑选了一部分品学兼优的文科毕业生，形成了老中青结合、以中青年为主的精英团队。朱希江组建的这支编辑队伍实力强劲，藏龙卧虎。后来有三四位优秀的年轻人，带着文学情怀和山大人的浩然之气，从这里走出来，走上了县长、县委书记、省级党报总编辑的岗位上，走到了县级、厅级的职务上。

《牡丹》文学十分注重发表本土作家作品，为菏泽作家打造提升内功的平台。菏泽许多有成就的作家，处女作大都是在这里推出的。可以说，《牡丹》文学是成就菏泽作家的第一块基石，在培育英才、打造精品方面，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《牡丹》文学的生存和发展，一直是朱希江生前念兹在兹的一个心结。数十年来，一茬又一茬的编辑团队精耕细作，筚路蓝缕，把这个土生土长的文学期刊打造成了菏泽文学界的伊甸园。

朱希江爱的是菏泽的人文历史。在菏泽工作30年，他走遍了山山水水，饱览了菏泽的风物景点。他为菏泽丰厚的文化底蕴而振奋，也为菏泽秀美的自然风光而赞叹。“歌诗合为时而著，文章合为事而作”，富有人文情怀的作家朱希江，数十年如一日，饱蘸激情和汗水，抒写菏泽的历史风物和自然风光，下笔所至，几乎都是菏泽的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。

九曲黄河从这里流过，波浪翻滚，奔腾不息。经过治理的黄河由害变利，滋养百姓。他为此引吭高歌，用雄浑的诗句，写下了《黄河岸边的歌》。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吹绿了鲁西南平原，吹熟了黄河滩区的庄稼，吹满了农家小院的粮仓，吹散了老百姓的腰包。他为此欢歌鼓舞，妙笔生花，用优美的散文，写下了《柳絮儿》《春满牡丹乡》。牡丹是菏泽市的名片，牡丹花会是菏泽人民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，谷雨三朝看牡丹，荟萃了许多奇绝美妙的牡丹故事。他对此心领神会，每每陶醉其中而不能自持，用神来之笔，写下了亦真亦幻的《牡丹仙子》。郓城是水浒故事的发源地，是水浒英雄的故乡。梁山一百零八将，七十二名在郓城，黄泥冈七星聚义，梁山泊英雄排座次。名扬天下的水浒传奇，为菏泽这块古老的土地注入了英雄本色，点染了豪杰气派。在高唐古县长大的朱希江，对水浒故事情有独钟，对水浒英雄敬佩有加。他用椽大笔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《水浒英雄谱》，撰写了上下集的《水浒外传》，为水浒英雄和英雄的故乡树碑立传，壮声助威。

朱希江爱的是菏泽的牡丹花。徜徉在菏泽的岁月里，他从万顷海中吟唱着诗歌步入文坛。年年与牡丹花相依相伴，耳鬓厮磨，牡丹的丰姿早已融入到生活中，牡丹的芳香早已漫透到骨子里。于是乎，他把写诗、写散文的创作经验与绘画创作相融合，用写诗写散文的手，精心描摹牡丹。因为他善将诗文意象融入丹青，不拘泥于对客观物象机械地复原，而是灌注作者的主观审美追求和审美情趣，故而其小写意牡丹独辟蹊径，一反浓艳媚俗之风，巧夺天资天籁之趣，灵动飘逸，端

庄典雅，独标高格，雅俗共赏。朱希江先生毕竟是作家本色，他的画原本就是纯粹的文人画。之所以超凡脱俗，主要得益于数十年浸淫牡丹之乡，反复体察揣摩，对牡丹早已烂熟于心，成竹在胸。境由心造，画由心生，此之谓也。“悟到万物造化处，便遣春风入画屏”“留住花乡好风景，雍容半敞是天机”，朱希江当年题牡丹的诗句，早已道出个中三昧。

朱希江先生把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，都奉献给了菏泽。他在这里安家立业，娶妻生子，他在这里吃喝拉撒住行睡，他在这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他最疼爱的小女儿就嫁在了菏泽，与菏泽人结成了亲家，更是亲如一家。他的晚年，特别是生命的最后几年，就一直住在菏泽的女儿家里，享受菏泽的阳光，呼吸菏泽的空气，触摸菏泽的牡丹，亲近菏泽的朋友。

朱希江始终不渝地爱菏泽，菏泽人更是发自内心地爱他。2010年5月，菏泽人已经离开20年的老朋友请回来，在菏泽美术馆举办了“朱希江牡丹书画作品展”。菏泽各级领导大力支持，文学艺术界同仁踊跃参与，观者云集，好评如潮，引起一时轰动。由作家而华丽转身的朱希江，以画家身份出现在菏泽人面前，迎接他的是鲜花和掌声，又着实实地火了一把。75岁的朱希江带着他心慕手追的“牡丹姑娘”，风风光光地走了一回娘家。

2018年是菏泽人奉送给朱希江的“大年”，这一年，朱希江连续两次在菏泽风光出场，精彩亮相。一次是5月份，菏泽市作协授予他首届文学突出贡献奖。另一次是12月份，菏泽市人民政府授予他首届牡丹文艺奖突出贡献奖。都是为了表彰他曾经为菏泽文学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。83岁的朱希江手捧鲜花，激动地登上领奖台，用颤抖的声音倾吐了肺腑之言：“我离开菏泽已经28年了，菏泽人还记着我这个平平常常的人，还不忘我做的那点微不足道的事，还给予我这样的荣誉和奖励，真让我感激万分。”菏泽党政领导对文学工作的重视，菏泽文学界对我的厚爱，菏泽人的真诚和厚道，让我刻骨铭心，终生难忘。菏泽人民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我在菏泽工作生活了30年，值了！”这位文学老人眼含泪水，躬身长揖，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。那一刻，菏泽人与这位外地人的心，又一次同频共振，交相呼应。

2021年春节前夕，菏泽市作协负责人带队来到朱希江在菏泽住的女儿家中，代表全体作家向他拜年，送去了菏泽人的慰问和祝福。朱希江怀抱鲜花的照片发在了市作协的公众号上，许多作家都从网上看到了那张被鲜花映红的笑脸，分享了他笑容中的千般感谢、万般慈祥。未曾想到，这竟是老人家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年。

朱希江先生在医院病重弥留期间，市作协及与他关系比较亲密的几位同志都守在身边，与他的亲属一起，陪伴他度过了临终的时光。老人告别尘世的最后一眼，看到的不仅仅是家人，还有代表了千万菏泽人的挚友。此情此景，逝者应瞑目，生者堪可告慰。

朱希江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安排在定陶德孝生态陵园的殡仪厅里。灵堂荧屏显现着朱希江的遗像，依然是菏泽人熟悉的那张笑脸，音容宛在，更感亲切。花圈环侍，哀乐低回，寄托着无限哀思。挽联高挂，礼幛低垂，表达着无限景仰。菏泽文化主管部门的代表来了，菏泽文学界的作家、年轻作家来了，逝者的生前好友来了，他们共同祈愿这位为菏泽文学做过好事的好人一路走好。聊城文化界的代表来了，高唐老家的乡亲来了，他们共同护送这位从家乡走出来的骄子人士为安。或许，菏泽人对这位游子非同一般的尊敬，也让家乡人感到了荣光。主持人介绍朱希江生平的时候，用低沉缓慢的语调，说出了菏泽人对他的评价：“朱希江先生在菏泽文学界德高望重，有口皆碑。在大家心目中，他是菏泽当代文学的保姆，是推动菏泽文学事业发展的元勋，是一位忠诚优秀的共产党员，是一位无私奉献的文化干部，是一位辛勤耕耘的园丁，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良师，是一位忠厚善良的长者，是一位慈祥可亲的老人”。此时，整个灵堂里鸦雀无声，一派肃穆。

灵堂的墙壁上，高挂着一副菏泽友人的挽联：“始于曹州，终于菏泽，德望孚众，牡丹乡里称楷模；精于文学，长于丹青，才华卓著，作家群中是良师”，这是对他一生的概括。是的，朱希江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菏泽，他的生命也终结于菏泽。这样一位“楷模”和“良师”，最终选择永久留在了菏泽，长眠在盛开牡丹花的黄土地上。

是啊，有文学、有牡丹的地方，永远不会寂寞。

## 怀念我的高外祖父

陈雨婷

2021年8月22日，对我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。

我和爸爸、妈妈、姐姐、弟弟一家5口人，驱车50多里路，前往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镇圈头村，探望爷爷的外祖父，爸爸的曾外祖父，我的高外祖父曾经住过的、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两次被敌人放火焚烧，又两次修复的老房子。

“到了，这就是你们妹妹一直盼望着要看的老姥爷的家。”

人急车速，还不到半个时辰，我们就到了目的地。爸爸边说边将轿车停在一棵老宅子大门口。我急不可耐地抢先从车上跳下来，一下子冲进了栏栅门敞开着的百年老宅。

庭院里三棵高大的白杨树遮天蔽日。树下，用土坯和少量砖头垒起来

的低矮老屋：以其青苔满布的房瓦，风侵雨蚀、凹凸不平的土墙，多处塌陷变形的屋顶，房檐残缺，棚草腐朽外露的沧桑，以及屋内四周墙壁上所张贴的字迹仍隐约可见，虫蛀发黄的报纸，尘埃堆积，写有“模范”“标兵”等字样的锦旗，都似乎在竞相向我讲述着它曾经的主人。当年的鲁西南游击队大队长、我的高外祖父杨华，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，召集一群群革命志士在这里聚集，宣讲革命道理，立下“黑暗就要过去，黎明就在眼前，打败侵略者，推翻蒋家王朝，解放全中国”的坚定信念。

爷爷也曾多次向我讲述，老老奶奶过去的院子很大，房子也很多，曾经作为八路军伤病员的临时治疗所，她的老老奶奶李麦莲担任所长，她的女儿即我的老奶奶杨克林，则负责给伤

病员喂药、喂饭、站岗、放哨、传递情报。在这里藏过身、疗过伤、治过病、吃过饭、开过会的革命老前辈很多很多。尤其令人自豪的是朱德总司令的秘书沈毓珂偕夫人化装成商人，自延安前来鲁西南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，发展壮大武装。他首先和高外祖父接头，并在其家里居住下来。高外祖父听他讲话外地口音，怕他被人怀疑，便让他装扮成磨豆腐的哑巴，以防不测。另外，中组部副部长李斌、解放军二十团团长渐希山等，也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疗过伤、养过病。还有一批革命英雄豪杰，在此院曾组织、策划、实施了鲁西南著名的解元集徒手夺枪、孙寨突围、密送延安使者、化妆进城震憾国民党顽敌张奎生、深夜大歼灭等一个个惊险的战斗行动。电影

《平原游击队》里的大英雄李向阳，简直就是以高外祖父为原型拍摄的。一股强烈的对革命先辈们的无比崇敬之情，再次让我深情注视着这座国宝级的革命老屋，尤其是那房门上面很是醒目的6个隶书大字——杨华同志故居。心里在一遍又一遍暗暗念叨：尊敬的高外祖父，您在天堂还好吗？您的五世玄孙女为你骄傲。老人家1905年出生，我2005年出生，相隔整整100年，您享年百岁去世时，我还没有出生，无法亲眼一看您的音容笑貌。可您的一世英名，累累功勋，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，将彪炳史册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。我一定继承您的遗志，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征程上，作出一个新时代年轻人应该作出的贡献。



花开盛世 李保珠 摄

曹

风



## 文学副刊

**长河浪花**  
changhelanghua

### 花间细诉

褚秀云

春光多么好  
万物都长出了新的骨肉  
行走在梨园  
每个人都觉得是一粒种子  
按捺不住  
去破土，去发芽

梨花早已理好妆容  
一朵比一朵精心  
一团团，一簇簇  
含苞吐蕊，如云似雪  
没有一个空闲的枝头  
就连路过的风

### 清明祭

袁磊

这个世界那么好  
是谁的功劳  
是你的，是我们的  
还是携手的结果

不能忘记的  
是先辈流下的汗与血  
守护好

他们种下的树  
爱惜好  
他们打理的山河

有些故事  
需要时常讲讲  
让传承得延续  
有着落

### 登金山感怀

苏成华

登临金山望眼开，为有层云排闼来。  
烟笼古村听翠鸟，风起洙河吹轻排。  
秦王避暑洞犹在，汉帝还乡究可哀。  
常忆刘邓枪声远，当年火种满目裁。  
莫笑农家腊酒浑，绿染新居稚童乖。  
喜看麟洲又蝶变，共与春景入心怀。

